

黑夜中的城市行動者—塗鴉藝術家Candy Bird和他的蘿蔔人

文／陳佳汝

圖／Candy Bird提供



關於城市的想像，我們都有或多或少的憤怒、抱怨與期待。關於表達想像這件事，我們可能用過標語、宣言、投書等等方式，但是我們往往很難和城市真正對話，大部分的話語剛出口，隨即被灰色的水泥牆塊給淹沒。一名來自黑暗與黎明交界的城市行動小子，卻以水泥漆作為素材，當整座城市進入最深沈的黑暗睡夢中，他一個人悄悄地行動，以灰牆為畫布，迅速印刻他奇想式的城市宣言，Candy Bird，一個在黑暗中大鳴大放的塗鴉藝術家，現實中，卻像是一個貫於沈思的哲學家，他說：我喜歡蕭瑟的況味。

個子高大的Candy Bird，略為蒼白的神色上掛著兩顆溫煦的大眼睛，不疾不徐走過來的他，顯得沈穩又沈默，和一些印象中反戴棒球帽，穿著垮褲，動作迅速像是可以跳街舞的塗鴉客大相逕庭，倒是和他自己圖畫中，網友稱為蘿蔔人的超大頭人物，有些類似的氣質。不過是在睡夢中張大了雙眼的蘿蔔人，有一點緩緩拍電音的感覺，訪談於是在師大路的小哲食堂中，與夢遊中的蘿蔔人展開。說實在的，初次見到Candy Bird的塗鴉，就

會被那畫中的蘿蔔人給吸引，蒙古症般巨大的腦袋、極細的眯眯眼、一條又一條滿佈的皺紋，算不上可愛的蘿蔔人，卻像一個老成的大嬰孩在傾聽這個世界的聲音，蜷縮的身體，輕摀著耳朵裡的天線，卻是連結到自己體中的內臟，總是向下的眼神，像是在安靜聆聽自己的內心，看起來一副不管外在世界的姿態，在車水馬龍的大馬路旁，顯得格外寧靜，好似在聆聽世界的心臟跳動般。

塗鴉是在對的地方給對的人看



就是蘿蔔人那寧靜的姿態吸引了我的注意，但是不止，永遠看不到眼神的蘿蔔人，不知為何讓我感到充滿神性，巨大的蘿蔔頭看來像是會發光似地，有一種特殊的精神性。原來Candy Bird是皈依藏傳佛教的弟子，在他大學時候，因而外婆生重病而增加許多煩惱的他，也開始感慨生老病死問題，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他的上師仁欽多吉仁波切，在上師的指導下，他逐漸放開許多執念，並且學會了丟棄，一旦丟棄了許多事物，他反而變得更充實，更快樂。他認為現在的人大多有購物狂的毛病，過度的浪費和浮誇的消費，讓世界變得嚴重失衡。其中一幅塗鴉，他將藝術家畫成了小時候投五元就會開始搖搖樂的機器，只要有人給錢，藝術家就畫。他也對一般上班族不斷加班這件事，深感同情，而畫了「對不起！我準時下班我有罪！」曾經上過半年班的Candy Bird，覺得要準時下班還要很不好意思說對不起！我先走了！這種不正常的上班文化，給了他靈感畫出好些可憐上班族的狀態，獲得許多人的共鳴。

受到仁欽多吉仁波切的影響，Candy覺得關懷其他人的活面貌是很重要的事情，care about others成為他創作的重心。或許是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，七十一年次的Candy Bird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成熟些，也流露出悲憫的氣質。他曾經參與新店十四張拆遷與文林苑王家都更案，這兩個拆遷案讓他感觸頗深。王家被拆的前一天，Candy Bird才剛在王宅的牆上畫下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」的景象，畫中以跳姿趴著的小人像是一道點心般，被強權視為桌上肉吃食著，當時以為情況已經有些好轉，沒想到第二天就被拆除了，其畫作也隨著王宅變成粉碎灰石，他如今想起來覺得那實在是太悲情了。在這之前，Candy Bird也陸續參與三鶯部落的迫遷問題，他因而對人類的居住正義等問題特別關切。今年五月，才從東京設計博覽會塗鴉回來的Candy Bird，就在大會上畫了一幅關於日本311海嘯問題的作品，當中沉思狀的蘿蔔人，手持縫紉機修補時間，他說這一切的傷害與家園的重建，都必須靠時間來修補，頗有幾分哲學的意味。Candy Bird的畫作中常常會透露出一股對生命消逝或是承受苦難的一種哲思。其中一幅畫著人生如同肥皂般，消耗殆盡的泡沫生命，是他自己很喜歡的作品，充分顯露出Candy的思考風格。



如何開始接觸塗鴉？唸美術系畢業的Candy原來是畫油畫的，曾經在「北風畫廊」開過畫展，對於油畫的表現一直不能滿意的他，一直到接觸了塗鴉，才感到大快人心。從一塊畫布、一面牆到一個城市，他感到他可以直接和許多陌生人對話。塗鴉和畫布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塗鴉是和開闊的空間相結合，這個所屬的區域空間有它存在的歷史故事，這和空白的畫布很不一樣，而牆壁不同的材質也都會給予他許多不同的靈感。開放的展示空間也更符合他喜歡和多數人對話的個性。他說藝術家在畫廊展出時，往往要花費許多成本，但效果不彰，只是給少數收藏家看而已。像他描畫的可憐上班族，不用去開一個個展給上班族看，塗鴉只要在對的地方，就會有對的人看。如今他以城市為畫布，所有的市民都可能是觀眾，也不用任何花費，這是他覺得最舒服的對話方式。

我不和政府打交道

以塗鴉作為實踐生活價值的一種目的，這方面Candy可說是做得很成功。他的塗鴉行動獲得許多團體的注意，曾經幫日光大道的世界地球日，繪畫一隻縫製著防毒面具的哀臉長頸鹿，而其他的長頸鹿都已經戴好了防毒面具。今年春，他受到世界環保組織「綠色和平」(Green Peace)的邀請，在「希望號」來台訪問時，在其船艙上塗鴉，於是Candy畫下用聲納捕魚時，造成嚴重的海洋生態迫害，他說現在的企業大規模用聲納(F.A.D.)捕魚時，用聲納一次吸引了小魚和大魚，所有的生物一起一網打盡，因而傳統的漁業無法生存，海洋也遭受巨大迫害，由於台灣也是運用聲納捕魚而惡名昭彰，受到「綠色和平」的關注。有

趣的是，一直為都更議題而發聲的Candy，有一天居然受到都市更新處的邀請在華山車站(現為古蹟)畫塗鴉，然而Candy並不收都更處半毛錢，原因是他並不想和政府打交道，也希望他們不要干涉他畫些什麼。



他在華山車站畫了一圈連環畫，描繪喝了汗水而從肚子裡長出小怪獸的蘿蔔人，慢慢孵化的怪獸變成了怪手後，開始拆除房子，變成廢墟後，蘿蔔人又從腦袋裡挖出一堆東西，開始慢慢蓋房子，一個充滿了奇幻色彩的都市寓言於是展開，這個表面冷漠老成的蘿蔔人，其實是一個城市中充滿愛心的小小建築者，悄悄蓋著自己的希望之城。關於城市的想像，去過許多不同城市塗鴉的Candy，最喜歡柏林，他說柏林的塗鴉很猖狂，那裡的青年很有行動力，他們佔領空屋，以各種方式來實踐一種小小的價值，那樣的精神，這就是他所嚮往的。然而，在那之前，他必須拒絕和政府打交道。

尊彩藝術中心
LIANG Gallery

T +886-2-2797-1100

F +886-2-2656-0033

lianggallery@gmail.com
www.lianggallery.com

台北市11492內湖區瑞光路366號 No.366, Ruiguang Rd., Neihu District, Taipei 11492, Taiwan

開放時間 Gallery Hours / 11:00am~6:00pm 週一公休 / Closed on Monday